

論文

紀昀評點李義山詩歌初探

黃瓊誼*

提要

《玉谿生詩說》是紀昀選評李商隱詩作之書，本書是紀氏第一部選評詩歌之作，無論在李商隱詩歌的研究上，或是紀昀的文學評論上，本書都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就李商隱詩歌的研究而言，紀昀獨創新的評論詩歌方式，他對李商隱之詩，無論入選或不入選，皆說明其去取之義，這是他詩說之獨闢門徑，所以他自稱「詩家舊無此例」，甚為以此自豪。此外，在紀昀之前評論李商隱詩作者，偏重於「知人論世」的考證方式，而紀昀則是專論李商隱詩歌藝術特色、藝術美學，對李義山詩歌內容意蘊的闡釋及詩歌藝術的品鑑，導向更加深入細緻的新階段。就紀昀個人而言，本書代表著紀昀青壯年時期的文學批評成就之一，是紀昀中、晚年時期的代表作《四庫全書總目》、《閱微草堂筆記》之外，較為人所忽略的學術成果，也是在全面探討紀昀的學術成就時，不可忽視之書。

關鍵字：玉谿生詩說 紀昀 李商隱

《玉谿生詩說》是清代紀昀選評晚唐詩人李商隱詩作之書，無論在李商隱詩歌的研究上，或是紀昀的文學評論上，本書都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今日所見的版本有二，一是光緒十三年朱氏槐廬刊本¹，一是乾隆年間刊本《鏡煙堂十種》所收的《點論李義山詩集》²。就紀昀個人而言，在中、晚年代表作《四庫全書總目》、《閱微草堂筆記》的盛名之下，他青、壯年時期的創作與著作往往為人們所忽視。本書是紀氏第一部選評詩歌之作，為乾隆十五年（1750年）紀昀丁母憂在鄉守制時，「居憂多暇，因整理舊業，編纂《玉谿生詩說》一書」（《玉谿生詩說》自題）所作，時年二十七歲。此書雖紀昀少壯時之作，但紀昀「於評語亦不憚反覆刪改，以衷於至當」（朱記榮〈校刊玉溪生詩說序〉），不僅用心至深、用力至勤，而且對李商隱詩作有深入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¹ 台北：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影印發行。

² 台北：新文豐公司影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刊本，收在〈叢書集成三編〉，1996年。

又恰當的評論。例如他的評論指出李商隱詩作深婉蘊藉、一氣渾成之詩歌藝術特徵，在品評闡發上有其卓見。同時紀昀也對李商隱詩作「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³的表現，給予高度的肯定。再則他又以宏觀的角度，對宗法義山的西崑體，既肯定其佳處又指出其流弊，對西崑體與江西詩派之間的紛爭，認為不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為尊，也不要像錢謙益、二馮那樣以晚唐詩歌為尊，而應該兼容并蓄，博採各家之說，作調解、持平之說⁴。他的詩評也指出李商隱善學老杜之處，以及後人學義山者，當如義山之學老杜，「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註序〉），方能自立面目，自成一派。這些意見，再加上他日後所評論的著作如《紀評蘇文忠公詩集》、《紀評文心雕龍》、《瀛奎律髓刊誤》、《唐人試律說》等書中的意見，構成他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使他在談鬼說狐的小說之外，也是一位文論大家。

就李商隱詩歌的研究而言，紀昀獨創新的評論詩歌方式，他對李商隱之詩，無論入選或不入選，皆說明其去取之義，這是他詩說之獨闢門徑者，所以他自稱「詩家舊無此例」，甚為以此自豪。此外，在紀昀之前評論李商隱詩作者，偏重於「知人論世」考證方式，而紀昀則是專論李商隱詩歌藝術特色、藝術美學，對李義山詩歌內容意蘊的闡釋及詩歌藝術的品鑑，導向更加深入細緻的新階段。從這點來看，紀昀稱得上是李商隱詩歌接受史上最集中地從審美角度評論李商隱詩歌，也精準地點出了李商隱詩歌許多優秀詩篇藝術妙諦的學者。

一、《玉谿生詩說》的宗旨

紀昀自稱「余早歲受書，即學歌詠」（〈鶴街詩稿序〉），說明了他對詩歌的喜好；而且「余少時閱書，好評點，每歲恆得數十冊」（〈瀛奎律髓刊誤跋〉），也說明了他喜愛評論的個性。他還指出他學詩的途徑就是從李商隱詩入手，但並非全然地接收義山詩，而是早就有了去瑕取瑜的念頭：

余幼而學詩，即喜觀是集，每欲嚴為澄汰，鈔錄一編。（〈玉谿生詩說自序〉）

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浚。嘗有場屋為余駁放看，謂余詆譏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惑焉。

³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黃山書社，1994，頁 1106。

⁴ 〈玉谿生詩說自序〉及《玉谿生詩說下·鈔詩或問》「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條中所說意見。

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為蜚語，群疑乃釋。⁵

王鎮遠⁶點出了紀昀為何要用很多的精力，去矯正祖唐祧宋兩派詩論的偏頗，是希望能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我們看他評點整理過的書，便可以知道為何他喜歡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如方回的《瀛奎律髓》、李商隱的《玉谿生詩集》，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又有評點校正《玉臺新詠》，這些詩集，前人都有爭議和不同評價，於是他也通過評點來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評點著作有《瀛奎律髓刊誤》、《玉谿生詩說》、《刪正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唐人試律說》、《紀曉嵐墨評唐詩鼓吹》等。此外，他對杜甫、蘇軾、陳師道、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才調集》、《玉臺新詠》是主張西崑者最重視的兩部書，而李商隱正是西崑派的宗主。方回的《瀛奎律髓》主張「一祖三宗」，被認為典型的江西派的提倡者。陳師道即是「三宗」之一，除黃庭堅外江西派最重要的詩人。可見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正是有意圍繞對此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這些大規模的評點，雖然在評點中沒有明確、集中地提出自己的論詩主張，但通過他對這幾種詩集評本的選擇和再評點，是可以看出他的論詩態度的，這就是：不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為尊，也不要像錢謙益、二馮那樣以晚唐詩歌為尊，而應該相容並蓄，博採各家之長，以發展當時的詩歌和詩歌批評。而紀昀以他淵博的學識、深厚的詩學根柢和相對公允、不帶偏見的詩歌觀點，通過自己一系列的評點，是對自清初以來至乾隆中期一百多年間主張祖唐祧宋論詩的爭議，進行了一次清算和糾偏。紀昀對西崑與江西都未嘗厚非，只是批評那種固執一端的見解，其在〈玉谿生詩說自序〉及《玉谿生詩說下·鈔詩或問》「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⁷條中所說意見，正是欲求得義山公平的評價與詩史上的地位，平息唐宋詩之間無謂的紛爭：

世之習義山詩者，類取其一二尖新塗澤之作，轉相仿效，而毀義山者，因之指摘拮擊，以西崑為厲禁。反復聚訟，非一日矣。皆緣不知義山之為義山，而隨聲附和，闕然佐鬪，贊與毀皆無當也。夫深山大澤，有龍虎焉，不見其噓而成雲，嘯而生風，而執其敗鱗殘革以詫人，以

⁵ 〈二樟詩鈔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200。

⁶ 王鎮遠：〈紀昀文學思想初探〉，《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1986.8，頁274。

⁷ 光緒十四年吳縣朱氏校刊本，頁28-29。收入《叢書集成續編·槐廬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為龍虎如是，人見其敗鱗殘革也，亦以為龍虎不過如是而鄙之，以為不足奇，可謂之知龍虎哉？（〈玉谿生詩說自序〉）

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於義山尤力為表揚。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恐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楚之得失也。夫義山、魯直本源少陵，才分所至，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於字句之間，分門別戶，此詆粗莽，彼詆塗澤。不問曲直，哄然佐門，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亦不以塗澤為長也。（「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

因此紀昀對兩派各持門戶之見、互相詆毀的言論都致不滿，才會用了這麼大的精力去矯正這兩派論詩的偏頗，主要還是要求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

二、《玉谿生詩說》品評詩歌的特色

紀昀《玉谿生詩說》在品評李商隱詩歌上，有三項特色。其一，有別於以往的評論家只選出所品評對象優秀作品，或只言其優點。紀昀此書上卷為入選之詩，共 165 首；下卷大多是對不予入選之詩，說明為何不取之因，共 417 首。如此一來，既有對商隱優秀詩篇的評點鑑賞，也對商隱有缺點或粗劣的詩作，加以批評指謫，可以說是比別人有更全面性的評論。

詩凡若干，具錄於左。間採諸家之評，而附以愚意。其所以去取之義，及愚意之有所未盡者，別為《或問》一卷附之。（〈玉谿生詩說自序〉）鈔玉溪生詩竟，復以去取之意為《或問》一卷附之。詩家舊無此例，以意妄撰也。（〈玉谿生詩說跋語〉）

上卷皆入選之詩，下卷為或問，以明其取裁之義，舉全集諸題，或取或不取，皆有說以處之，非若他選家，但論入選者之佳，而不入選者一切置之不論不議者比，洵可謂獨闢說詩之門徑者矣。（朱記榮〈校刊玉谿生詩說序〉）

所以不僅紀昀自得「詩家舊無此例」的首創之舉，朱記榮也特別加以標舉出來「洵可謂獨闢說詩之門徑者矣」。清人朱庭珍也在《筱園詩話》卷一中曾有過這樣的讚譽：

紀文達公最精於論詩，所批評如杜詩、蘇詩、李義山、陳後山、黃山谷五家詩集，及《才調集》、《瀛奎律髓》諸選本，剖析毫芒，洞鑿古

人得失，精語名論，觸筆紛披，大有功於詩教。尤大有益於初學。有志學詩者，案頭日置一編，反復玩味，可啟發聰明，銷除客氣，自無迷途之患。蓋公論詩最細，自古大才槃槃，未有不由細入而能得力者。但須看公批點全本，觀其圈點之佳作以為法，觀其抹勒之不佳作以為戒，方易獲益。⁸

其次，紀昀《玉谿生詩說》在品評李商隱詩歌上，集中於詩作本身美學欣賞的評論品鑑，不同於程夢星、姜炳璋、馮浩等人的研究，偏向於考證李商隱的身世，然後以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式來品鑑義山詩。所以紀昀以藝術的觀點來評論義山詩，如在義山詩詩體的賞析上，就能關注到前人較少討論的長篇排律，不但詳細分析，還有精審的見解，拈出寫作的要領：

「公之斯文」四句，真撐得起，非此堅柱，如何措柱一段大文。凡大篇須有幾處精神團聚，方不平行散緩。收處只將聖皇聖相高占地步，而碑文之發揚壯烈、不可磨滅自見。此一篇之主峰，結處標明。有一起合有一結，必如此章法乃稱。（〈韓碑〉紀昀評語）

凡大篇最忌收處潦草。鋪排不難，難於氣格之高壯；層次不難，難於起伏轉折之有力。《長慶集》中儘有序次如話，滔滔百韻之作，然流易有餘，無此身分矣。（〈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紀昀評語）

此外，如對章法、結構、義山詠物詩、無題詩、與杜甫關係、與溫庭筠比較等，都有精闢深入的論述。

紀昀《玉谿生詩說》在品評李商隱詩歌上，還有能仲裁西崑、江西兩派之爭，提出公允之論的特色。如同前文提到的，他對義山與魯直詩的看法，他認為義山與魯直詩均源出於少陵（杜甫），而為杜詩的苗裔，由於才份不同，表現殊異，不過各自皆足以千古，所以他基本上肯定江西、西崑所推崇的宗主。其次他認為馮班、馮舒之《才調集》本在闢江西崇西崑，不過其取義山詩雕鏤之作，以此攻江西生硬，犯了纖巧近於尖新塗澤之病；但紀昀另一方面又肯定江西之矯拔可喜，卻批評其生硬粗俚處則可厭，後學者應辨其優劣防其流弊，兩者各有得失。他指出後學於江西、西崑之爭者昧於此，只拘泥於字句，分門別派、闕然佐門均是見識低下。他批評這種論爭的盲點在於「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亦不以塗澤為長也」，末流之爭只是意氣之鬥，既偏離了兩派詩歌風格的對話，也

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模糊了義山、山谷詩的真價值。他不僅說明了兩派所長與所短，還點出了江西派、西崑兩派之爭根本問題，提出了至為公允的評論。

三、從《玉谿生詩說》去取之義看紀昀詩論要旨

從《玉谿生詩說》去取之義，可以看出紀昀論詩並不囿於宗派之見。他一方面肯定李商隱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義山詩藝術品味、藝術價值都有精闢的評論；另一方面也對義山詩一些做作、纖巧、雕琢、尖新塗澤……之作，加以排斥。較之他人，本書既有對義山詩的評點鑑賞，又有對義山詩粗劣的詩作加以批評指責，可以說是一部對義山詩較全面的衡詩之作，今將其說略述於後。

首先，紀昀肯定義山詩的藝術成就。歷代對義山詩的評價複雜而紛紜，大致而言宋、元、明三朝，義山詩受到《舊唐書》所載「背恩」、「無行」、「恃才詭激」無行浪子評語的影響，是被忽略輕視的，直到明末清初才逐漸受到重視。肯定義山詩者，自王安石認為其「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⁹，其詩足以與老杜比肩，至明末清初釋道源、錢謙益、朱學齡等人相繼加以平反、推崇，而有「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¹⁰之語，紀昀也認同此論點，是義山「為杜之苗裔而卓然有以自立」者¹¹。因此在批語中屢屢稱揚義山善學老杜：

真晚唐第一作手，得杜藩籬不虛也。(紀批〈五言述德抒情詩一百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大中六年〉)

更層層唱嘆與寄橫生，伸縮起伏之妙直與老杜。(紀批〈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

沉雄飛動氣骨不凡，此亦得杜之藩籬者(紀批〈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之老杜信然。(紀批〈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五句轉接得力是杜法。(紀批〈河清與趙氏昆季燕集得擬杜工部〉)

後半力足神完，居然老杜。(紀批〈陸發荊南始至商洛〉)

意境既闊氣脈亦厚，此亦得杜之藩籬者。(紀批〈訪秋〉)

⁹ 《蔡寬夫詩話》「王荊公愛義山詩」條。

¹⁰ 朱學齡：〈箋註李義山詩集序〉。

¹¹ 朱學齡：〈箋註李義山詩集序〉紀昀注。

四家評以逼真老杜，信然。(紀批〈安定城樓〉)

氣脈既大意境亦深，沉著流走，居然老杜之遺。(紀批〈淮陽路〉)

七八拓開作結，與少陵丞相祠堂作，不可妄置優劣也。(紀批〈籌筆驛〉)

氣脈完足，直逼老杜。(紀批〈桂林〉)

準擬工部氣格以出之，遂衍而不平，質而不俚，骨堅氣直精神鬱勃，晚唐豈有此第二手？(紀批〈行次西郊一百韻〉)

紀昀既然肯定義山善學老杜，進而指出義山詩中表現其忤權貴、抱孤忠，禍窮兵、警荒淫等作詩用意與杜甫精神相契，正是繼承杜甫詩歌中感時憂世的愛國精神。但因義山身處中唐閹人暴橫，黨禍蔓延、自身阨塞當塗，身危思苦，因此詩作不免心意窈眇幽微，隱晦難解，讓人頓生「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元好問〈論詩絕句〉)、「獮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難解之嘆。所以批評義山者，指責他「徒取工麗，無益於世道」(錢澄之〈吳震一詩序〉)，但是紀昀認為，義山詩中確有寄託，如：

無題諸作，大抵感懷託諷，祖述乎香草美人之遺，以曲傳其鬱結。(紀批〈颯颯東風〉)

碧城則寄託深遠，耐人咀味矣。此真所謂不必知名而自美也。(紀批〈碧城〉)

朱鶴齡以「香草美人」之寄託說來解釋義山眾多的戀歌，紀昀順此思路，他重視義山詩，乃著眼其詩為詩人特意寄情託意於詩作中，營造出一情感飽滿卻含蓄蘊藉之意境，引發讀者之共鳴，從而激發其美感之體驗，耐人尋味正在於此，這是紀昀對義山詩「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的表現，給予高度的肯定之稱許，亦是紀昀其詩學理論中強調文學作品應具「興象深遠」之審美作用的落實。由此觀點，紀昀也訂出與義山齊名之溫庭筠兩人高下，紀氏以為義山詩較為勝出之因，在於詩中深具比興，讀來興象深遠，韻味猶存：

義山詩感事託諷，運意深曲，佳處往往逼杜，非飛卿所可比肩。(《瀛奎律髓刊誤》)

至謂其詩寄託深微，多寓忠憤，不同於溫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豔之詞，則所見特深，為從來論者所未及。(《四庫全書總目·李義山詩註》)

但紀昀對義山詩作中是否為寄託者，分析較朱鶴齡等人更為深入：

無題諸作，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縱」之類是也；有戲為艷語

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一首是也；有失去本題而誤附于無題者，如「優人不倦賞」一首是也。宜分別觀之，不必概為深解。其有摘詩中字面為題者，亦無題之類，亦有此數種，皆當分晰。（紀批〈無題〉）

自釋道源以後，註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為深解，以為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為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四庫全書總目·李義山詩集》）

從上面引文來看，紀昀對義山無題詩除不全然視為詩人有意寄託之作外，紀昀還肯定義山詩辭藻華美，深具興象與寄託之手法，予人含蓄無盡，低迴不已的韻味感受，讀者經由閱讀義山詩感受其含蓄蘊藉、渾厚深遠的美感，獲致個人獨有之美感。紀昀對義山詩的肯定，也是為義山在詩壇地位的確定，立下一有力之註腳。

其次，紀昀對義山詩的藝術手法有甚多的評論，他最常對義山詩章法、筆法、體制等外在表現手法加以評論；也對氣脈、骨格、神韻、蘊藉、沉鬱、含蓄有味、意在言外等內在精神的表現手法加以評論。而且《玉谿生詩說》下卷，幾乎是對義山詩瑕疵之處，舉凡淺薄無深味、太激太直、敷衍、夾雜湊泊、少蘊藉、不成語、不成詩、鄙俚、格卑、趁韻、不解所云、遊戲之作、艷體、黏皮帶骨、應酬之作、小家窠臼、無關大旨等等都一一揭露，並不諱言，對學詩者有指引迷津、避免誤入歧途之效。如其談義山詩作章法：

五六提筆振起，七八冷掉作收是義山法門。（紀批〈南朝〉）

結句感慨入骨，此義山法也。（紀批〈有感〉二首之二）

有一起合有一結，必如此章法乃稱。（紀批〈韓碑〉）

此詩本不甚佳，但二首章法相生，不容割裂，有下首則此首亦佳，去此首則下首太突，故並存之。（紀批〈越燕〉）

此首一氣轉折，沉鬱震蕩，神力尤大……二首前虛後實，前暗後明，前述相悼之情，後乃說到大關係處，不見重複，亦不容倒置，此章法也。（紀批〈哭劉司戶二首〉之二）

也有點出義山詩作中筆法佳處：

以倒裝見吐屬之妙，若順說則不成語矣。於此悟用筆之法。首二句再蘊藉更佳。(紀批〈灞岸〉)

此是佚去原題，而編錄者，題以無題，非他寓言之類，前四句低迴徐引，五六斗然振起，七八曼聲作結，絕好筆意。(紀批〈無題〉)

紀昀評論義山詩之體制，體制含有詩作風格特色的意義，即某一種詩的形式、體格，有標準的風格與結構安排，他並非不能接受不同的風格或結構安排，但對於詩之體裁有正、變之論。正者為上，變者則地位似乎稍低：

較少陵諸絕仍多婉態。專取神情絕句之正體也；參入論宗絕句之變體也。(紀批〈漫成五章〉)

小詩可以風味取妍，律篇須骨格老重，方不失大方。(紀批〈無題〉)

凡大篇須有幾處精神團聚方不平行散緩。(紀批〈韓碑〉)

凡長篇須有次第---長篇易至散緩，須有筋節語撐住其間。(紀批〈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何以不取〈陳後宮〉也？曰四家評以全不說出為妙似矣。然此種尖俏之筆作絕句則耐人尋味，作律詩則嫌於剽，非大方氣體，雖有餘意，終乏厚味也，言各有當不可不辯。(紀評〈陳後宮〉)

除了對義山詩章法、筆法、體制等外在表現手法加以評論外，紀昀也對義山詩氣脈、風格、骨法、神韻、蘊藉、沉鬱、含蓄有味、意在言外等內在精神的表現手法加以評論，如：

字字精鍊，氣脈完足，直逼老杜。落句愁在言外。(紀評〈桂林〉)

氣脈既大，意境亦深，沈著流走，居然老杜之遺。(紀評〈淮陽路〉)

淺淺語風骨自老，氣脈亦厚。(紀評〈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一氣流走，風格甚老。(紀評〈自山南北歸經分水嶺〉)

直寫樸老，風格殊高。(紀評〈子初別墅〉)

骨法俱老，結句有刺。(紀評〈異俗〉)

與盛唐諸公面目各別精神不殊，蓋玉溪骨法原高耳。(紀評〈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高手能以神韻出之依然正聲也。(紀評〈漫成三首〉)

無題作小詩極有神韻。(紀評〈無題〉)

問：香泉評〈籌筆驛〉如何？曰：此最是詩家三昧語，若但取議論而無抑揚頓挫之妙，則胡、曾之詠史矣。須知神韻筋節，皆自抑揚頓挫中來。(補遺：紀評〈籌筆驛〉)

深遠蘊藉、可稱高唱。(紀評〈西溪〉)

詩令人解得寓意見其佳，即不解所寓之意亦見其佳，乃為好詩，蓋必如是乃蘊藉渾厚耳。(紀評〈春雨〉)

末七字含多少荒淫在內而渾然不覺，此之謂蘊藉。(紀評〈吳宮〉)

直作長慶體，而沉鬱頓挫之氣時時震盪於其中。(紀評〈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感念一段沉鬱頓挫、大筆淋漓，化盡排偶之迹。(紀評〈五言述德抒情詩一百四十韻〉)

紀昀重視言外之意，欣賞含蓄不露的方式表現詩意，以此評論義山詩，合則大加讚賞，不合則斥之太直太露：

探過一步作結，不言當下云何，而當下意境可想。作不盡語，每不免有做作態，此詩含蓄不露，卻只似一氣說完，故為高唱。(紀評〈夜雨寄北〉)

分明自己無聊，卻就枯荷雨聲，渲出極有餘味，若說破雨夜不眠，轉盡於言下矣。補遺：香泉評曰寄懷之意，全在言外。(紀評〈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何以不取〈張惡子廟〉也？曰太激太直。(紀評「何以不取〈張惡子廟〉」條)

而身處乾嘉考據學興盛之時的紀昀，在評論義山詩時，不免也會發揮自身所長，對義山詩中之典故與史實有一番註解，如在〈驕兒詩〉的評論中，就對之前無人加以說明的「六甲」，考證出究竟為何物：

「六甲」諸本無注，按虞裕《談撰》曰：雙陸之戲，最盛於唐，攷其制，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

又如〈有感二首〉指出錢龍惕箋注之非外：

二詩是慨訓、注輕舉，文宗誤用，而令王涯等蒙冤，錢夕公之箋非也。
(紀評〈有感二首〉)

在《玉谿生詩說》卷下「問：〈有感〉二首，前以夕公之箋為非，其說焉在」條，更據史實詳加評論：

曰：詩中語意固明也。第一首曰「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第二首曰「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惜文宗之誤用也。第一首「九服歸元化，三靈叶瑞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楚誅」；第二首曰「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皆咎訓注之妄舉也。反覆觀

之，無一恕詞。夫訓注皆輕躁小人，僥倖富貴，因之以君國嘗試。使幸而成功，輕則為徐石之怙寵，重或有操卓之專權，其平日所為可以覆按也。乃許之以奉天討，許之以謀勇，許之以死事，不亦悖乎？至云「國有重臣不畏彊禦」，倡言訓等之無辜，士良諸凶，猶未必刃加其頸，尤迂而不情。夫劉從諫之敢于請三相之罪，擁兵在外耳，使其在朝，彼能收三相，復何人不能收乎？以是解「古有清君側」四句，可云南轅北轍矣。凡說詩當心平氣和，求其本旨，先存成見而牽引古人以就之，是亦學者之大病也。

又如《玉谿生詩說》卷下「問：〈即日〉詩「更醉誰家白玉鉤」句，朱注如何？」條，朱鶴齡以丁仙芝詩「簾垂白玉鉤」解「玉鉤」一詞，紀昀也指出其非：

曰：非也，此玉鉤即隔座送鉤之鉤緣，此戲起于鉤弋夫人之白玉鉤云爾耳。

也有根據史實對義山詩作寫法加以品評：

結雖不佳，然緣煬帝實有吳公台見陳後主一事，借為點綴尚不大礙。（紀評〈隋宮〉）

另外，從《玉谿生詩說》卷下紀昀的評語，可以看出他所摒斥的義山詩，舉凡淺薄無深味、太激太直、敷衍、夾雜湊泊、少蘊藉、不成語、不成詩、鄙俚、格卑、趁韻、不解所云、遊戲之作、艷體、黏皮帶骨、應酬之作、小家窠臼、無關大旨等等都屬之，如：

通篇夾雜湊泊，不足為法。（紀評「何以不取和孫朴韋蟾孔雀詠」條）
詩不成語，七八尤惡，大似薛能一輩俚語也。（紀評「何以不取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條）

全無詩意，所謂頭巾氣也。（紀評「何以不取華州周大夫宴席」條）
一字不解，然不解處即是不佳處，未有大家名篇，而僻澀其字句者也。（《玉谿生詩說》卷下「何以不取擬沈下賢」條）

語不可曉，如就詩論詩，直是無一毫道理也。（紀評「何以不取南山趙行軍新詩」條）

偶爾弄筆不以詩論，是亦所謂下劣詩魔也。（紀評「何以不取判春」條）
比附有痕，嫌於黏皮帶骨。（紀評「何以不取雞」條）

有黏皮帶骨之病。（紀評「何以不取槿花」條）

應酬之作，一無可采。（紀評「何以不取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也」條）

太應酬氣，全無詩味。(紀評「何以不取贈華陽宋真人」條)

此純是唐末小家數矣，三四句極力刻畫，愈見卑瑣，末二句亦不甚成語。(紀評「何以不取贈宗魯筇竹杖」條)

此詩辨感甄之誣，立意最為正大。然何不自為絕句一章，乃代為贈答，落小家窠臼也。曹唐遊仙之作，正濫觴于此種耳。(紀評「何以不取代魏宮私贈及代元城吳令暗為答」條)

此譏刺之作也，義山之妻，王十二之姊妹也。義山悼亡日近，而王十二公然歌管、公然小飲，此全無情理之事也。故五六直書以詰之，左家嬌女，正指其姊，言己豈能忘，正怪王十二之能忘耳。然事固可憤，詩亦太直，不足尚也。(紀評「何以不取〈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肯赴〉也」條)

曰：詩極平正，清楚、清渠二句亦佳語。但平敘不見精神，牽綺季、張儀亦無十分取義，懼開敷衍一派，故去之。(紀評「何以不取商於」條)

這些批評，可以約略概括為三大類主題，一類是要貶斥義山詩中之豔體、俗體、戲體、議論等，如：

此是艷辭，格調亦靡靡之甚。(紀評「何以不取石城」條)

此艷詩也，格卑詞靡。(紀評「何以不取明日」條)

偶然遊戲不得以詩格繩之，然效而為之則墮諸惡道矣。(紀評「何以不取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也」條)

第二類是他在序中所謂尖新塗澤之作，如：

格意俱卑，愈巧愈下，不足觀，學西崑切忌此等。(紀評「何以不取風」條)

結亦情致不窮，但通首有深情而乏高格，懼開靡靡之音，故去之耳。(紀評「何以不取贈柳」條)

此詩亦佳，但微乏神韻，有喫力之態耳。第二句亦趁韻寫出「倚暮霞」三字，殊無著落也。(紀評「何以不取青陵台」條)

非真有深味可尋也。(紀評「何以不取錦瑟」條)

第三類是有乖大雅之旨、不符敦厚之旨、非詩人之詩之論，如：

少蘊藉之味，於溫柔敦厚之旨失之遠矣。(紀評「何以不取華清宮」條)

此與〈下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詩皆激烈盡情，少含蓄之旨，而此詩尤怨以怒。(紀評「何以不取臨發崇讓宅紫薇」條)

豔詩之有情致者，第二首更勝，以無關大旨故去之耳。(紀評「何以不取代贈二首也」條)

措語雖工，衡以風雅之正，固無取焉。(紀評「何以不取中元作」條)

由上述紀昀對《玉谿生詩說》的去取之言，可以得知紀昀詩論的大要為他重視儒家傳統的詩教，肯定含蓄與風調高遠的詩人之詩，以氣格高為尚，追求有神、神韻及沈鬱、反對淺薄無深味、太激太直、敷衍、夾雜湊泊、少蘊藉、不成語、不成詩、鄙俚、格卑、趁韻、不解所云、遊戲之作、艷體、黏皮帶骨、應酬之作、小家窠臼、無關大旨、議論、俗語、俗字、意俗等等，追求雅正，但也可接受批判政治，但是要求要含蓄婉轉、溫柔敦厚。

四、結語

紀昀藉由評論《玉溪生詩說》一書，除獨創新的評論詩歌方式外，也展現他的論詩立場，可以看出他關注李商隱詩，更關注後人對於李商隱詩之學習的問題。所以他一改前人對義山詩箋注的方式，偏重於對義山詩詩作藝術創作手法的剖析，包含章法、筆法、體制等外在表現手法加以評論；也對氣脈、骨格、神韻、蘊藉、沉鬱、含蓄有味、意在言外等內在精神的表現手法加以評論。這些地方雖近於明代之格調派，不過基本上相較於明代之格調派，他的詩論更為圓融通達，不少地方表現他的眼光與史識，不像明代格調派墨守成規、畫地自限，這是他突破的地方，也是他詩論獲得肯定的地方。而且也由於他《玉溪生詩說》評論的成功，有助於李商隱在詩壇上地位的確立，今舉學者肯定之語，以見《玉溪生詩說》論詩之成就：

因此，「尤其是紀昀《玉谿生詩說》，以其很高的文化修養與藝術素養審視玉谿詩，不僅對具體的品鑑分析多真知灼見，辨析入微，而且常常上升到詩歌理論、詩史的高度進行品評」。¹²

乾嘉時期，考據成風，在李商隱接受史上這種時代的烙印也是歷歷可見。這一時期的程夢星、姜炳璋、馮浩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發掘李商隱

¹² 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頁7。

身世，從而以意逆志，知人論世。只有紀昀從詩歌最本質的藝術特性出發，來探究其美學價值，惟其如此，才更覺可貴。¹³

而紀昀的《玉谿生詩說》則標志著對義山詩藝的評論品鑑在唐宋元明清時期所達到的最高水平。在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上，專門研討某一詩人的詩話或詩論著作很少，專門談藝的就更罕見。《玉谿生詩說》的出現，反映出李商隱作為一位在藝術上有獨特成就的大詩人的地位至此已經確立。¹⁴

此外，從《玉溪生詩說》也可看出紀昀欲對自清初以來至乾隆中期一百多年間主張「祖唐祧宋」論詩的爭議，進行清算和糾偏。其後，紀昀又用了極大的精力去評點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如方回的《瀛奎律髓》，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江西、西崑兩派所推重的詩集，主要還是要在兩派主張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用以矯正這兩派論詩的偏頗，於是在他的文學批評中，自然也就充滿著調和折衷的特色，既調和各家優劣長短，又折衷抒情說理的偏頗。這也展現出紀昀理性思考的態度¹⁵，所以讓他的詩論能破除門戶之見，力求公允客觀。

參考書目

紀昀著，《玉谿生詩說》，台北：新文豐公司影印光緒十三年朱氏槐廬刊本刊本，收在〈叢書集成續編〉，1989年。

紀昀著，《點論李義山詩集》，台北：新文豐公司影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刊本，收在〈叢書集成三編〉，1996年。

紀昀著，《紀曉嵐文集》，孫致中等校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1。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頁161。

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

王鎮遠，〈紀昀文學思想初探〉，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1986年8月。

¹³ 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1。

¹⁴ 見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頁161。

¹⁵ 說見：〈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侯健，《中外文學》，第8卷第1期。